

当代作家 丛书



王 剑

那天 你去了远方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■ 王 剑

BK99/119

I247.5

3629

3

那天 你去了远方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那天，你去了远方

王 剑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·发行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)

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

湖北省出版印刷物资公司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8.625印张6插页183 000字

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7—5354—0169—4 / I.148

印数：1—5500

定价：2.70

责任编辑 周季胜
封面画 谢智良
插图 方隆昌
美术装帧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以改革为背景的长篇小说。

许臻是一位心灵遭受过伤害的女强人。

她只有三十多岁，带着一个非婚生的女儿，来到西南的一个城市担任副市长。她献身事业，热爱生活，但卷入了复杂的人际关系，她为之感到困惑。她年轻漂亮，渴望男性的抚爱，可又遭来可怕的非议。这时，抛弃她的昔日情人应邀来讲学，使她勾起一串甜蜜而苦涩的回忆。

小说笔法细腻，抒情味浓，富有艺术感染力。

这里的每一页每一行，都凝聚着你无尽的心血，还有
我……无穷的思念。

——献给我死去的朋友犂儿

卷 一

命运是个神秘的字眼，恐怕也有一股神奇的力量，每一个人都得任其随意摆布么？亘古之谜。不过，《马太福音》上倒有一段十分耐人寻味的箴言：“眼睛就是身上的灯。你的眼睛若瞭亮，全身就光明。你的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”

直到开车铃响的最后一秒钟，你仍在迟疑究竟应不应该去泉城。执意婉谢吧，人家市委副秘书长袁蕴川同志专程邀请，至诚之情实在不忍违拂。况且你先生素来脸皮薄，耳朵根根炮，只要言语拿得顺，哪怕开膛剖肚掏出那颗搏动的心。四十几岁的老哥儿们。但既然承允了，你就会泼上命去干，跑跑颠颠自不待言，照例免不了还要敞口敞嘴发表点儿馊论——丑话明说不丑。保不准开腔(枪)便会打死人嘞。

真的。尽管这些日子，报纸电台疯疯扯扯掀起了一股“泉城热”：什么“云贵高原即将崛起的新兴工业基地”，什么“可望开发成通衢全球的内陆特区”，什么“东方色彩的伯夷尔”……硬是密锣紧鼓，大有问鼎华夏的架式。你呢，

对不起！嗤之以鼻笑一笑，却有着同经济学专家迥异的观点。

先翻翻历史。六十年代初。也搞不清是因袭的哪位老祖宗的鸿篇巨著，仿佛世界大战业已迫在眉睫，工矿企业纷纷内迁，党政机关“隐蔽、分散”；全然不顾沿海与平原城镇交通便利的优势，偏要扬短避长，建设啥中国版本的乌拉尔。新长城。泉城就是在那个头昏脑热的时期匆匆上的马。不必掩饰，“先天不足”的种子一经播撒，后天结成的苦果便够得直起脖颈朝下咽的了。神经过敏。

难道不是么？如今用实事求是的尺子去衡量，弊端换一逐二暴露了出来——勘查不过细呀，报喜不报忧哇，准备工作也欠充分呐……嗤！当年的许多美妙设想，几乎净是迷人的梦。仅举一例。按照那“天方夜谭”的规划，成昆、贵昆铁路接轨后，泉城的煤炭攀枝花的铁，理所当然互通有无，车往车返不放空，理论(!?)上是颇具经济效益的。岂料幻想往往跟现实相悖逆。一方煤质太差。一方铁矿品位不高。都派不上用场。“两兄弟”只好分道扬镳另立门户，各自寻找新来源。活生生把豆腐盘成了肉价钱。冤哉枉也。

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原理无情得很：“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，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。于是，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了生产力的桎梏。”

唉！“判决”无疑是准确的——泉城根本不具备腾飞的条件。至少目前如此。死刑。缓期执行而已。

但命运这玩意儿有时象月亮，推涌着人生的潮汐忽涨忽落谁晓得将奔向哪儿？假若不是，那么，你何以终于还是来了，来到了你本来不该来到的地方？……

……信号机一闪而过。

你瞅得一清二楚：是绿灯。快到站了？你赶紧抬起车窗探出脑壳。果然，铁轨和电线逐渐增多，车厢经过道岔“咣咣咣”一阵阵晃荡，闸瓦底下一串串火星飞溅四散，泉城的头一批房屋已经遥遥在望。

列车尚未完全停稳当哩，两股人流——上车的与出站的——便如同决堤的洪峰，争先恐后扑上了没有雨搭的简易月台。嘈嘈嘈，这个小小的半封闭式的矩形，顷刻间就汇聚成了冲撞、喧嚷的漩涡。以致于那辆运载行李的电瓶车徒劳憋哑了喇叭，结果依旧不得不摇摇摆摆减慢速度，扁舟一样在忙碌熙攘的灰色人群中迂回游弋。似乎连广播声也遇到了无法逾越的障碍，仅仅只是没精打采剩下一些模糊不清的零语碎言……

此情此景，倒使你倏忽想起了一则趣闻。据称，眼下东京流行着一种怪职业：“推手”。其功能就是将旅客塞进（或拖出）火车厢。日本运输省统计，在高峰时节，车内一平方米面积竟会挤满十五人！是以，舆论大哗，惊呼为新公害。可请环顾你的四周吧，当真人多热气高，额门、鼻尖、腋下都沁出了毛毛汗。嘿嘿，也许这确乎不失为节省能源的最新发明创造咧。聊以自慰。阿Q精神。国粹。

“先等一会儿，老于？”身畔的袁蕴川突然举肘碰了碰你。“早早晚晚都要出站，我们不着急。”

这老兄看上去比你年轻，个头、身躯亦自小了一号。显得益发精明强干。特别是那双漂亮的大眼睛，炯炯有神锥子一般锐利，大约再隐秘的心思也难躲藏。是个厉害角色。

“行。客随主便嘛。”你说。忙不迭用那只半新不旧的人造革小旅行箱，顶开了脊背组成的墙。虽然不免招惹来一连串的诟骂，好在你魁梧壮实宛若防波堤，举手投足仍无不透露出往昔绿茵场上著名骁将的雄风，多多少少亦抵挡了一点人流的冲击，总算挤到了水泥站名牌的后面。谢天谢地。你不由得痛痛快快呼出了一口气。

“如果我猜得不错，”袁蕴川掏出烟卷递给你，微微一晒。“阁下大失所望了，对不？”

到底不愧是秘书长嘛，目光力透人心。然而，对——不对，仓促之间你咋启口？

“我……这样回答你吧……”你划火点燃烟，又侧目瞟瞟他，一字一顿颇费了些劲儿。“车站常常是一个城市的窗口，蕴川同志……”

“潜台词呢？”袁蕴川非要刨根究底。还是笑嘻嘻的。

伤脑筋。老老实实抖出内心话？不行。宽以待人是你的处世信条，何必尖嘴利舌寡讨嫌。干脆讲几句不负责任的溢美之辞？办不到。在这门简单又繁杂的社会学课的成绩单上，你向来都是不及格。愁。眉毛胡子皱在了一堆。

“是啊，我们泉城站又破又小，的的确确打不上眼。”袁蕴川见你犯了难，通情达理又咧咧嘴，便不再穷追不舍。“不过，我敢保证，于家培同志，你一定能够看见明天——那是蓝图上的崭新世界！”

是为了应验他的话语，抑或纯属巧合？就在这当口，只听得一声悠悠长鸣，571次慢车开动了，整个站台立时在车轮撞击钢轨的轰隆声中微微震动。一节，两节，三节……最后一节行李车厢的消失，仿佛使你走出了狭窄的胡同，眼前

骤然开阔起来。哈！一排排的高架探照灯，五颜六色的各种信号标志，全都目不交睫注视着电气化铁路的改建工地。那里人影幢幢，弧光闪闪烁烁，时不时还传来了频率不等的机器音响——是不是在欢快地呼唤着更加璀璨的未来？而往远处眺望，越过被横七竖八的电线划分成一块一块的铝灰凝重的云天，一片辉煌的灯火顺着绵亘的山势腾挪飘升，疑是星汉落人间。壮观之极。不消问，那就是泉城的市区了。

不知为什么，你倏忽感到浑身阵阵燥热，开始体味到了泉城人那种自信、自豪、充满着建设者的骄傲的性格。好似你正跟随袁副秘书长疾步走向潮湿，阴暗，瓦斯与冒顶时刻觊觎着的八百米深处，去追寻春天的足迹，去迎迓那耀动着希望之火的又一个黎明！好象你也趴在平台的栏杆旁，紧张地睇视着一根根烧得通红通红的钢条在翻滚——挤压——成型；感受到那火辣辣的气浪炙灼脸庞，简直连毛细血管都胀粗了几倍，真恨不能一下子跃进生活的大熔炉啊，快快千锤百炼，快快奉献自己纵然是菲薄的力量。

“好哇，袁副秘书长，‘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’，也许泉城的明天真会是一个奇迹哩！”你情不自禁拍一拍他的肩膀，然后扔掉烟蒂，重新拎起小旅行箱，大步朝着铁栅栏围成的小小检票口走去。

站前广场。人世间多少欢乐和忧伤的凝聚地、

到处是伞的海。到处是人的潮。到处是招徕顾客的摊贩。大大小小的汽车一辆紧挨一辆，恍若散放在书架里的各色书籍。那栋“干打垒”年代的候车室内，几支白铁皮烟管破窗伸出来，浓密的黑烟久久在半空弥漫盘旋，就酷如一位饱经沧

桑的老嫗在忧心忡忡回顧着過去——過去的那些陳舊的服務設施，而今已在推土機的重壓下化成了多餘的瓦礫。廢墟上，说不定即將矗立起全新的建築群。

“許副市長！——”袁蘊川猛地搖着手臂大喊大叫，打斷了你的遐思。“我們在這兒！”

咳，竟然把市府的領導也驚動了？實在不好意思。你想。急忙加快了腳步。

“你這個袁大秘書長，存心要把我凍成冰棒呀！”遠遠地，飛來几声笑。是女同志？

“來來來，我介紹一下吧……”

“瞎子戴眼鏡，多餘的圈圈。于家培同志，歡迎你光臨敝市指導。”

奇怪。硬是奇怪。這聲音如此耳熟？在哪兒聽到的——記不起来了。

“謝謝。謝謝。給你添麻煩了，許副市長，真不敢勞動你的大駕。”

兩個人寒暄着，都彬彬有禮伸出了手。中間只相隔半尺遠近。然而就在這一剎那，突如其來的問號鉤子也似拽住雙腳，你瞠目結舌一動不能動了。

——天哪，居然是她，許臻？！

“噫，大學者，遐邇聞名就不認識我啦？”她趨前上來，笑盈盈地瞧着你。一邊掀下了風雨衣的帽子。

說什麼？又怎麼說？“臨別殷勤寄重詞，詞中有誓兩心知”。你只覺得有一股難以名狀的酸澀細流在胸中匯集，滾騰，拼命地往下墜落、墜落、墜落到了永無底層的萬仞深淵……能告訴她——即使流年似水，沖毀了你的生命之堤，興許也

难淹没掉她那清脆如铃、略含讥诮的腔调？能大言不惭对她讲——魂牵梦萦足足的三千多个日日夜夜呐，你浓黑的头发已渐稀疏了，额廊唇际也过早地布满生活遗留下的蛛网，可它始终也束缚不了那深深的愧疚，还有缱绻的情……

不不！这不是真实的现实呀，决计不是，不是的！你畏畏缩缩后退了一步，差点儿恐怖地叫唤起来。是了，死水掀不起狂澜。理智却珍视心灵的平静。往日的一切早就不复存在，卷走了青春，泯灭了挚情，也吞噬了好多好多甜美的记忆。你不愿（也不敢）妄加奢望，盲目而任性的命运，当真会在漫长漫长的十年以后，才把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慷慨地赐予了你——一个压根儿就没有资格利用这次机会的人。

莫非是霏雨绵绵，竟犹若无数亮晶晶的音符在跳动，密密麻麻谱写成一曲凄凉的挽歌，提前吹来了初冬黄昏氤氲的晦色，云雾一般模糊了你的视线？莫非是从清晨上车到现在，整整的十三个小时了，蹒跚在硬梆梆的高背卡座里“沤糍糟”，腿打不直，书读不进（隧道式多灯光黯淡），你磨皮擦痒憋憋屈屈不自在，致使头晕脑胀幻象环生，错把泉城的女副市长当成了许臻？

一定是的——一定！一定！！……

将近下班的时候，你应召从《泉城日报》赶回机关。十万火急。现代“鸡毛信”。上三楼，向右拐，一步一响到了走廊尽头，刚拢市委书记的办公室，还未敲门门自开，祝衍同已然迫不及待迎了出来。

“一听这军人似的步伐，我就知道是阁下，风头火势嘛。”此公也属“少壮派”。四十五、六岁光景。偏生发福稍嫌早，全身上下一样粗。“水桶”。圆圆的脸庞除掉那对“天不亮”的豆豆眼——绝非肆意污蔑——硬是连每一根皱纹都在打闪闪。太讨厌。你尤其讨厌他故作平易近人状的丑姿态。“我们边走边谈，马上去火车站。”

“有这样一个谜语，祝书记，”他慌你反而更不忙，慢条斯理摘下镀金钢架眼镜，习惯成自然撩起衣角擦拭镜片，那眯缝的秀目愈加明显地耀动着嘲讽的光。“‘领导一声唤，天昏地黑团团转’——猜一玩物。”

“得了吧，许臻同志，早二年我也读过这本牢骚书的，你可没有发明权。”一边说，他人已挨近你身旁，递来了一本卷成筒筒的杂志。“你抓紧时间翻翻这篇论文。第二十八页。我拊得有张纸条作了记号。”

话语轻飘飘，恬淡如一泓清水，但落在你心头则訇訇然砸出了火。呸，你登时又窘又恼面赤唇发乌，多么渴望扬起杂志使劲摔在那乐陶陶的屁股脸上！欺人太甚嘛。

众所周知。你自根生来嗜好少，唯独欢喜同报界人士打交道。你讲话：那里天高地阔空气活跃，官场的陈腐污染也较少；大家面对面，宛若心碰心，想到什么谈什么，思维的火花照亮了自己和别人。Very good。而况你总认为，报纸的“脉搏”格外有力，联系着群众，沟通了社会，麇集世上大小事，殊堪深入了解民情、掌握各方信息的“制高点”。不可不占领。所以只要有空闲，你就爱往报社钻。第二办公室咄。

哪晓得今天市委书记大人神神经经吃错了药，电话接二连三催你归，好象延宕片刻便可能发生骇世惊俗的重大命案！

却原来……活见鬼！就仅仅为的是研讨啥毫不相干的论文？

然而——且慢！

自古矮子堆中出奇才。拿破仑一米六十八。当今标标准的“半残废”。险些乎鲸吞了全部欧洲大陆。希特勒更窝囊，不满五尺高，却给日耳曼民族抹黑了一页耻辱的历史。还有我们敬爱的导师列宁斯大林，不同样也缺乏叱咤风云人物的英武形象吗？祝衍同当然不配跻身伟人之列。“吨位”尚自太轻。慢慢儿熬吧。小媳妇终有一天会变成婆婆的。切莫猴急抢班夺权。但你甬瞅着这家伙笑咪乐呵一副瓷罗汉相儿，其实也是光长心眼不长个头，花花肚肠大有名堂咧。

不信？

……是上个月末吧。有天傍晚他老兄心血来了潮，死活要请你去他家看电视。你不否认，市委书记接人待物挺有点招数，善交际，广结友，左右纵横的关系都畅道。可你甬？不客气地讲，对于男子——特别是比你年长的男子，始终怀着戒备甚至是厌恶的古怪心理。老，纯粹是奸与猾的代名词。至少，你的字典里是这样写的。

不言而喻，当时的氛围确实有些尴尬。话不投机常沉默。你侧身蹣屈在沙发边，兀自捧着保温杯象捂热水袋，闭眉瞋眼用肩膀为脑壳筑起了一个安乐窝。大概只差没有鼾声如雷了。其实你眼角的余光不停地扫视着祝衍同，希望从他的一颦一笑中发现点请你来的目的。好不容易才捱到新闻联播结束。荧屏上又出现了千岛国最新“版本”的老三篇——托西瓦，托西瓦，大家的东芝。无聊透顶。

“我也该回去了，”你扶一扶滑落在鼻翼的眼镜，兹后伸

开五指盖住呵欠。“渺渺还在等着我检查作业哩。”

“不要急嘛，把这条广告看完。”祝衍同说。

你满腹狐疑盯视着市委书记，欲意仔细观察他的表情，即或是一点点细微的变化，进而猜度他内心深处的真实思想。但太遗憾了，室内光线那么昏暗，你的努力没能成功。那么，他仅只是为了跟你“联络联络感情”？

“哼！”你撇一撇嘴。是冷调调。“广告天天喊，货物却紧俏。哄鬼呀！”

“没准这倒是高明之举嘞，小许。”

“很抱歉，我是近视眼，看不出来。”

“噢……”市委书记未置可否顿了顿，尔后拧亮了那盏孔雀蓝乔其纱罩的落地灯。“我省的‘瀑布牌’啤酒长年滞销，非常不景气。那厂长同志灵机一动咬咬牙，掏出几千块钱求救电视台，横竖是死马当成活马医吆。嘿嘿，结局比预料的还要妙：电报信件雪片般飞来，供应科的门板一周里头竟换了两回，真吓得厂领导们惊叫唤，连忙下令赶快撤广告……”

你忍了又忍，终于仍是憋不住噗嗤一声乐了。心里则在咒骂：笨蛋。典型的实用主义。

“可日本的厂家跟我们的小家子气完全不一样，具有战略头脑，不计较锱铢得失，放眼于更广阔的未来，肯花血本下大力气，拼命把生意做进每一个顾客的心中。”祝衍同点燃了香烟，不徐不疾侃侃而谈。“以后嘛，潜移默化无疑发生了作用，不论在何时何地，也不管是哪种类型的产品，只要贴有人所熟悉的商标，嘛嘛，那腰包里的钞票恐怕就搁不稳当喽。此乃广告的妙用。”

应当公允地评价，市委书记的“广告学”的确见识独具，

野心勃勃。请别误会了，泉城的主宰者，你丝毫没有贬低他的意味。事实上，早在大学时代，你就已写下了决定将来整整一生的座右铭：要有野心——不当家庭的奴隶！你的观点：野心也是一种另含深意的进取心。追根溯源，在新旧世界交替和东西方文明大碰撞的历史洪流跟前，哥伦布首开先河，充当了弄潮儿。虽然这位冒险家最终都未能戴上胜利者的桂冠，相反地还锒铛入狱，及至贫病交加悄悄告别了人世。但毕竟是他给后来人提供了一条捷径。十三年后，葡萄牙人伽马发现了印度大陆，找到了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里描述的遍地黄金的天堂。

然而鬼才晓得是咋回事，你心间构筑的“马其诺防线”是那样的牢固，不惟没有表现出半点热情，反倒恶狠狠地兜头泼了他一瓢冷水。莫名其妙的变态。

“可惜得很嘅，祝书记，据我所知，电视台的广告费贵得骇死人！”——言下之意，泉城穷得锅儿吊起甩，莫讲没得多余的开支制作电视广告，就连机关干部年终奖金恐怕也要打折扣哩！

“不错。不错。钱钱钱，命相连嘛。现今不少同志从崇拜皇权变成了拜金主义者，这到底是进步，或者是倒退，我不敢妄下断言。”祝衍同古里古怪眨眨眼，却说啥也掩饰不住踌躇之色。“但是——少花钱多办事，中国人可从来不怕穷——我倒有个变通的傻主意。”

荒唐不荒唐！你尽管不曾吭声，则身不由己直起了腰，凝神谛听生恐遗漏了一个字。

“假比我们组织二十个人的记者参观团，差旅费大可不必操心。光是吃喝住宿，就按每人一百元计算，规格不低吧？”